

陈恒·主编

格·致·人·文·读·本



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

[荷] 弗雷德·斯皮尔 著

张井梅 王利红 译

WILEY

Fred Spier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恒·主编

格·致·人·文·读·本

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

[荷] 弗雷德·斯皮尔 著

张井梅 王利红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荷)弗雷德·斯皮尔著;
张井梅,王利红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7.6

(格致人文读本)

ISBN 978-7-5432-2740-8

I. ①大… II. ①弗… ②张… ③王… III. ①世界史
-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7051 号

责任编辑 顾悦
装帧设计 路静

格致人文读本

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

[荷]弗雷德·斯皮尔 著
张井梅 王利红 译

出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283,000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2740-8/K·201

定价:54.00元

编辑的话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解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对“人文”的关注和反思，无论中外和古今，是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话题。然而 20 世纪以来，人类往往因掌握了引领时代发展的科学技术而沾沾自喜，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同时，精神活动空间却日趋褊狭。反映在学科教育上，即教育趋向职业化、工具化，无法传递人文关怀、人性之美。耶鲁大学教授安东尼·T.科隆曼(Anthony T.Kronman)认为，人文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阅读伟大的文学和哲学作品而去“探究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重提人文学科，再次发掘人文学科的魅力和价值，目的也就在于为久浸于科技文明喧嚣的读者，营造一方“解人文，思自我，通古今，知天下”的精神家园。

当今的人文学科，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文史哲的范畴，涵盖了艺术学、教育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各个专业。学者对人文学科旨趣、致思方向和思维方式的探讨，使得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更加宏大，研究对象愈发复杂，研究方法日趋多样。近年来人文科学的发展，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方便读者便捷、有效地了解古今中外杰出的研究成果，我们遴选了 20 世纪以来人文研究领域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经典著作，汇集为“格致人文读本”，其内容涵盖了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和各领域的具体研究，且每一种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

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专业教科书,兼具可读性和学术性。

“心理东西本自同,文明新旧总相宜。”我们希望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契机,为广大高等院校师生和爱好中西文化的社会大众,提供开拓视野的路径、思考与批判的平台、点染启迪心灵的气韵,进而在整个社会,尤其在高校中培育深厚的人文精神滋养。

山西书业

献给：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全世界我最敬佩的历史学家

我们依然身处于一个宏大的演化过程中，它(可能)肇始于大爆炸，目前正迈向一个未知的未来。那是如下的一个系统：在其间，物质与能量演化，星辰诞生、坍塌，太阳系形成并最终会消亡(但在生命终结之前)，而且各色人类社会在地球这颗行星上出现。这个系统开启着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演化。(William H. McNeill, *The Global Condition*, 1992: xiv—xv)

前言和致谢

颠覆传统印象的最伟大哲学，是明白了地球的渺小。……即使画面也不能恰如其分地展示这一点，因为它们总是有其局限性。但是当你把视线投向宇宙飞船窗外时，就可以真正观测到几近一半的宇宙了。……相较于以往的拍摄画面而言，它更加漆黑、更加广阔。……这不是地球多么渺小的问题，而是其他万物多么庞大的问题。[阿波罗 8 号宇航员威廉·安德斯 (William Anders)，参见 Chaikin & Kohl, 2009:158]

本书是关于大历史的。这种大历史研究方法把人类历史置于宇宙历史的框架之中，从宇宙形成之初直至今地球上的生命。该书为大历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我希望这种方法不仅对人类过去，而且对人类不久即将面临的重大挑战都能够给予更好的诠释。

我对于大历史理论基础的探究，源自深切关注人类如何对待我们地球上的生存环境。而对于环境的专注，又直接源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阿波罗登月飞行。这次飞行发生在 1968 年 12 月，给人们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象。当时，阿波罗 8 号首次登陆月球，并且在环绕我们的天体同伴十圈之后回到了地球。我在荷兰观看了这些来自太空的激动人心的黑白实况转播，同时把照相机

安置在电视机前的三脚架上,用来捕捉精彩瞬间。这是拥有家用录像机或者任何其他能够记录电视画面设备之前的日子。我感觉自己正在目睹无比重要的事件,尽管不确定这些画面能否保存下来或者对我是否有价值。我拍摄了发射的画面、首次直播的画面(包括地球的第一张原始画面),以及从月球轨道看到的月球表面的画面。在我们家的电视机上,太空中的地球似乎是一个白色的圆点,这是阿波罗登月电视摄像机曝光过度的结果。我十分好奇地想要知道,宇航员真正看到的是什么?从太空中看到的“大地”(the good Earth)是什么样?阿波罗8号的指挥官弗兰克·博尔曼(Frank Borman)在来自月球轨道的著名平安夜广播中,把我们的地球称为“大地”。^[1]

我没有等待太久。很快,我家就收到了1969年1月1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它展示了一组精选的宇航员拍摄的画面。对于这组“月球专辑”的首幅画面——著名的地出(Earthrise),该期杂志封面用以下标题进行描绘:来自阿波罗8号的独特视角。当我注视这幅画面时,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并且以后再也没有过这种感受。数秒之内,它彻底颠覆了我对地球的看法。我极其小心地把它撕下来,黏贴在我房间的墙上,欣赏了好多年。直到现在,我依然非常珍惜它。

我所接受的教育没有为这种看待地球的全新观点奠定基础。在学校里,我接受的是传统的荷兰教育,也许是传统的西欧教育。它包括拉丁语、古希腊语;诸如英语、法语和德语的现代语言;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历史。然而,这些独立的知识内容从未彼此相联,它们呈现的都是单一的视角。这让我完全没有为我们蓝白色星球的非凡景象做好准备:它周围一片漆黑,在令人生畏的灰色月表上空升起。这些画面第一次展示了宇宙背景下的地球是多么与众不同。^[2]它也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想要知道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宇宙中的家园。这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环保意识浪潮,包括在1970年设立第一个地球日。

那时最具影响力的环境出版物,是1970年一群独立知识分子委托进行的研究,他们因为在罗马这座古老的城市发起会议,自称罗马俱乐部。该研究由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领导下的麻省理工学院具体操作,大众汽车基金会(Volkswagen Foundation)出资赞助,最终报告的名称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它以多种语言出版刊发,包括荷兰语,重点关注五个重要的变量: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生产、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和不可避免的污染。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因素无论如何结合,都会中断人类不久将来的福祉。这项研究尤其在荷兰获得了极大的关注,报告的销量很好。根据罗马俱乐部一位荷兰成员弗里茨·波特希(Frits Böttcher)所言,荷兰的情况即将如此,因为荷兰在世界上每公顷收入最高,所以许多讨论过的问题每天都在发生。^[3]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周围没有一个人,曾经提到太空中的地球画面所产生的深刻视角转变,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中学老师和后来的大学老师,他们更加愿意坚持既定的教育方案。鉴于此,我没有透露自己的大多数想法和感受。然而,我开始觉得我现在描述的是一个最令人痛心的割裂。我不仅日益担心着环境问题,而且也想要了解人类如何陷入这种困境。荷兰文版《增长的极限》导论中一段文字,激发了我对人类历史的好奇之心。这段文字表明,如果我们了解的当前状况不同于那些较早历史时期的状况(它们在生物和文化方面塑造着人类),我们便能行之有效地让现状变得更加美好。^[4]那时,学术环境史尚不存在,我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世界历史叙述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因此,我开始了长期的学术探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当我逐渐熟知大历史后,这项探究达到了顶点。

对我而言,大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解释我个人、我周围的一切如何产生的极好方式。^[5]在大历史范畴内,任何问题都可以表述为当下的某些方面如何以及为何成为其现有模式。与其他任何学科不一样的是,大历史把所有过往研究整合成一种新颖的连贯的视角。在这个过程中,大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最令人满意的联系。从每年自愿学习大历史课程的众多学生来看,它或许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类似的联系。我的大多数学生刚好在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束后出生。对于他们来说,登月飞行是历史长河的一部分。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许多大学课程并没有很大的改观,尤其是人文学科。因此,许多学生可能依然面对着类似的割裂。

由于地出画面的启发,我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借助于理论观点为实现超然的历史概述努力奋斗。虽然这种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极为常见——自然科学家不知道用其他任何方式进行科学研究,但是即使今天,大多数历史学

家和社会科学家依然倾向于关注细节而忽略整体。我的历史研究方法引导对这颗行星上的人类事件进行叙述,因此,它与更多既定的历史叙述颇为不同。

我在比较多元化的学术生涯中获得的知识,为大历史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我将在第二章中阐释这种方法。我首先从事的是生物化学,致力于当时被称为植物“基因工程”的研究。这种研究有助于提高世界粮食生产。^[6]但是我却一直担心它可能不足以解决《增长的极限》提到的问题。因此,在完成生物化学研究之后,我决定放弃这个领域寻求职业发展,即使已经取得了几个博士生资格。我开始转变方向,试图为人类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找出解决方案。

我曾经在一家名为 Gaiapolis 的荷兰生态企业工作了一年左右。这份工作既教会我许多荷兰生态运动的知识,也教会我许多生活的知识。我也开始在欧洲、中东和非洲旅行,这让我更加熟悉世界贫困地区的生活。1979年,在苏丹中部一次乘火车旅行期间,我结识了德国文化人类学家尤阿希姆·泰斯(Joachim Theis)。他关于当地苏丹人状况的客观分析,把我引向研究文化人类学的道路。我阅读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是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撰写的入门教材《文化·人·自然》(*Culture, People, Nature*)。我发现它是令人着迷的一本书。1988年,我非常幸运地见到了这位有趣的人类学家。

感谢我父母的慷慨支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在荷兰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史。在此期间,我对秘鲁已知历史上的宗教和政治进行了长期研究,重点关注位于古老印加首都库斯科(Cusco)附近苏里特区(Zurite)的农村。这项研究的中心思想是要发现,一个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社区如何与自然相处?它的历史看起来如何?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如何受外部世界影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外部世界影响?由于荷兰还没有环境研究,我决定关注安第斯山区的当地宗教,希望能够呈现众多的环境思想和环境实践(结果也是如此)。

在此期间,曾经指导我在秘鲁研究工作的荷兰文化人类学家马特·巴克斯(Mart Bax)向我介绍了面向过程(the process-oriented approach)的历史研究方法,该方法由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发展而来,同时还向我介绍他自己对这一理论在宗教、政治领域的阐释。后来,我又得到了荷兰社会学家约翰·古德斯布洛姆(Johan Goudsblom)同等重要的支持,他是我第二个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那段时期,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我一直研究的

秘鲁安第斯山区农村的大部分历史与人类历史的重大进程密不可分。我把研究成果总结成了两本著作。^[7]然而,直到现在,在完善本书阐释的理论模型之后,我才更加全面地理解了这些秘鲁农民是多么合理地利用了其周围的自然环境。

1992年我完成博士项目之后,由于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荷兰几乎所有研究拉丁美洲的兴趣突然消失了。西欧政府突然开始提供基金,支持把中欧融入欧盟,而不是支持冷战战场国家的研究和发展援助。这让我几乎不可能继续对秘鲁的进一步研究。幸运的是,同时约翰·古德斯布洛姆逐渐熟知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首创的大历史课程,这要感谢他在1992年对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访问。在这门课程上,从天文学家到社会科学家的所有演讲者,都讲授他们所知的宏大故事的一部分内容。这种首创精神对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能准确提供那种我一直试图寻找的历史概述。1993年,古德斯布洛姆和我效仿克里斯蒂安的研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准备大历史课程。1994年,大历史课程首次开课,自此以后,每年均有设立。^[8]

1992年11月,我在阿姆斯特丹非常幸运地见到了美国世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自此以后,他给予我最为重要、最为慷慨的支持。他的支持之所以最为重要,不仅在于它帮助我明确观点,包括本书的写作(他曾多次以他独特的、最积极的方式要求我做得更好),还在于如果我没有确立大历史的研究方向,就不可能在变幻莫测的学术界坚持下来,因为学术界没有任何安全的避风港湾。我谨将此书献给麦克尼尔,向他所做的一切致以最真挚的感谢。

1994年,我在构建首次大历史课程时,意识到这么做的同时也是在构建大历史本身。这一最激动人心的顿悟,催生了《大历史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 1996)一书。该书提出了所有历史的总体结构。1996年10月,我拜访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向他们介绍我的新书,结果这次访问把我引向了复杂性研究。尽管在随后几年里,这一主题变得愈来愈宽泛,但是我却无法用它实现大历史方面比较好的综合。2000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艾瑞克·蔡森(Eric Chaisson)参观我们的课程,并做了精彩的演讲。然后,他把应我们请求正在准备中的评论原稿给了我一份副本,同时向我介绍了他那颠覆传统的有关能量和复杂性的观点。这便为我提供了好几年的思想养料。

我目前研究方法的突破发生在2003年2月。当时,一年一度的阿姆斯特丹

大历史课程如期进行。一次上完课回家后,我的美国妻子吉娜(Gina)正在准备美味的意大利晚餐,她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何大历史会以这样的方式产生?当我试图尽可能清晰简洁地回答时,我突然意识到从未有人以这样的方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知道答案可能既简洁又优雅。本书正好回答了吉娜的问题。2005年,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初概要,发表在英语发行的俄罗斯杂志《社会的演变与历史》(*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上,题目是“大历史如何运行:能量流与复杂性的兴衰”。本书即上述文章论点的详细阐释和进一步升华。

我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科学知识不断发展。即使在我讲授大历史课程的15年时间里,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如宇宙学中暗能量的异军突起。因此,大历史的故事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使得本书呈现的许多“事实”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显得落后。然而,我希望我的新颖历史理论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如果这一愿望没有实现,我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励大家,试图寻找更好的方法取而代之。

在大历史范畴内,一个人显然不可能亲自阅读所有的现存资料。除了尽可能多地阅读,我的方法是把我的观点提交给从天文学家到社会科学家的各领域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给我提供了最宝贵的反馈意见。尽管这让我尽可能拥有各相关领域最前沿的知识,但是我无法确保本书总能呈现科学领域内最新的和最好的观点。在我开始撰写本书之前,许多人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思想了。如果没有他们,这本书一定会是另一番面貌。此外,许多学者对于该项目倾囊相助。因此,我要在许多方面感激他们,令人难过的是,其中一些人已经和我们诀别了。

这里,我按字母顺序列出他们的名字:Walter Alvarez、Mart Bax、Craig Benjamin、Charles Bishop、Maurice Blessing、Svetlana Borinskaya、Julián Cconucuyca F.、Ernst Collenteur、Lennart Dek、Carsten Dominik、Randy van Duuren、Dennis Flynn、André Gunder Frank、Adriana Galijasević、Tom Gehrels、Mr. & Mrs. Louis Giandomenico、Arturo Giráldez、Leonid Grinin、Huib Henrichs、Ed van den Heuvel、Henry Hooghiemstra、Teije de Jong、Machiel Keestra、Bram Knegt、Marcel Koonen、L.W.Labordus、Alexander Malkov、Koen Martens、John R.McNeill、Akop Nazaretyan、Juan Victor Núñez del Prado、Don

Ostrowski、Maarten Pieterse、Robert Pirsig、Nikolai Poddubny、Harry Priem、Esther Quaedackers、Lucas Reijnders、Richard Saunders、GertJan Savonije、André Schram、Vaclav Smil、M.Estellie Smith、Graeme Snooks、Jan Spier、Paul Storm、Egbert Tellegen、Joachim Theis、Machiel van der Torre、Bart Tromp、Antonio Vélez、Erik Verbeeck、John de Vos、Jan Weerdenburg、Jos Werkhoven、Peter Westbroek 和 Ralph Wijers。

我同样感激上述未能提及的所有其他授课者，还要感激许多学生和其他人，他们以我可能没有确切记住或者我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帮助过我。

我特别感激大卫·克里斯蒂安多次精彩刺激的讨论；感激威廉·麦克尼尔始终如一的支持和总是明智的批评；感激鲍伯·摩尔(Bob Moore)富有建设性的批评，以及(所有章节里)出色的英语修正和对于本书出版的重要支持；感激艾瑞克·蔡森给予的重要建议和指出关键错误；感激卡雷尔·范达姆(Karel van Dam)和吉斯·卡尔斯贝克(Gijs Kalsbeek)对于原稿的细致评论；感激弗兰克·尼尔(Frank Niele)的尖锐批评，从而大大改善了我对能量的看法；感激巴里·罗德里格(Barry Rodrigue)的不懈努力，他在剔除格式上错误的同时给予最刺激的评论和支持；感激珍妮·米尔伯格(Jeanine Meerburg)对于该项目(和大历史)的鼎力支持；感激我父母的支持和兴趣；感激跨学科研究所为我写作本书提供机会；最后感激我妻子吉娜永无止境的兴趣、激发和支持，还有我们的孩子路易斯和朱莉娅的耐心和好奇。当然，上述所有人都不用以任何方式为本书表述的观点担负责任。

弗雷德·斯皮尔

【注释】

[1] 在阿波罗登月计划期间，我与我的父亲一起观看了所有电视直播节目，令人难过的是，他在2002年去世了。2006年12月的最后一周，我和我的儿子路易斯非常幸运地参观了肯尼迪航天中心，路易斯对火箭和载人太空飞行非常感兴趣。我极其喜欢与他分享观看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阿波罗遗址和展览的经验，而这些我只能通过电视、图片和电影得知。这次旅行改变了我的情绪

感知:早先是一个成长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荷兰孩童的感知,那时阿波罗计划在一片个人无法到达的几乎神秘的地区进行;现在是一个成人的感知,还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地方进行参观。

这次经历再次强化了我的强烈感知,让我能够更好地进行描绘或者概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越个人的直接经验。因此,作为一名大历史学者,我想要知道如果我更加直接地参与这些考查,我的评价会发生如何变化。这对于天文、地质与生物观察,甚至对于更传统的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田野调查,似乎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我感到有一种想要进行参观和亲自核查事件每一个叙述版本的愿望。当然,这在处理大历史时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过去40年里,我进行了大量阅读,以致有可能忽略某些提供重要信息的相关叙述。我除了希望系统地梳理我的理论方法,只在特别提到一些观点时宣称原创性。所有其他信息都来自他人的资料。甚至在我宣称原创性时,也仅仅意味着我自认为发明了它。但这也很有可能借鉴了他人,所以我请所有读者在任何可能是这种情况的时候给予指出。

- [2] 有许多现存文献涉及地出画面的巨大社会效应。参见 MacLeish, 1968; Goldberg, 1991:52—57; Allen, Tainter & Hoekstra, 2003:1—2; “50 years in space: My favourite photo,” p.40 and Poole, 2008。多年来,我一直研究这幅最著名画面的迷人之处,包括谁真正拍摄了它[比尔·安德斯(Bill Anders)]、阿波罗8号在这次短暂而紧张的登月飞行期间发生了什么;参见 Spier, 2002。2009年5月,在我第二次参观肯尼迪航天中心时,我发现航天中心商店庆祝“阿波罗项目40年”的商品主要标识描绘的是地出场景,而不是位于月球表面的宇航员,尽管肯尼迪总统的主要目的是把人送上月球并让他安全返回。显然,看待地球的全新视角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重要的一项成果。
- [3] Böttcher in Meadows, 1972:7。
- [4] Böttcher, King, Okita et al. in Meadows, 1972:15。有趣的是,在1972年的美国版本中,缺乏这一导论。
- [5]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Antonio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把这一类理解称之为:“我是我和我的环境。”(Yo soy yo y mis circunstancias)换言之,大历史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自己和我周围的环境。
- [6] 我唯一参与撰写的生物化学文献是 Ledebuer, Kroll, Dons et al., 1976。
- [7] 我关于秘鲁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可见 Spier, 1994, 1995。
- [8] 阿姆斯特丹大学大历史课程的更多内容,可见 Spier, 2005b。

ISBN 978-7-309-07117-1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by Fred Spier, ISBN:9781444334210

Copyright © 2010 Fred Spier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No part of 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Wiley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John Wiley & Sons 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0-512

书名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作者	Fred Spier	译者	王明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	978-7-309-07117-1	定价	¥49.00	开本	16开	印张	24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00千字	印数	0-10,000
编辑	王明	校对	王明	设计	王明	印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发行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地址	上海南京路310号	电话	021-63170000	网址	www.stcn.com.cn



· 格致人文读本 ·

《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

[荷]弗雷德·斯皮尔/著 张井梅 王利红/译

《文化的扩散》

[英]G.埃利奥特·史密斯/著 刘风华 袁指挥/译

《历史学宣言》

[美]乔·古尔迪 [英]大卫·阿米蒂奇/著 孙岳/译

《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

[英]昆廷·斯金纳/主编 张小勇 李贯峰/译

《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

[英]约翰·罗布 奥利弗·J.T.哈里斯/主编 吴莉苇/译

《科学简史》

[英]查尔斯·辛格/著 孔庆典 马百亮/译

《大分离——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历史与人性》

[英]彼得·沃森/著 孙艳萍/译

《罗马世界》

[法]维克多·沙波/著 王悦/译

《形成中的学科——对精英、学问与创新的跨文化研究》

[英]G.E.R.劳埃德/著 陈恒 洪庆明 屈伯文/译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潮的碰撞》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何雪松 赵方杜/译

《苏格拉底之城——古典时代的雅典(第二版)》

[英]J.W.罗伯兹/著 陈恒 任荣 李月/译

《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二版)》

[美]伊恩·莫里斯 巴里·鲍威尔/著 陈恒 屈伯文 苗倩 贾斐/译

《罗马》

[美]M.罗斯托夫采夫/著 邹芝/译

《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

[美]布赖恩·莱瓦克 爱德华·缪尔 迈克尔·马斯 梅雷迪斯·威尔德曼/著 陈恒 等/译

《全球文明史——人类自古至今的历程》

[美]坎迪斯·古切尔 琳达·沃尔顿/著 陈恒 等/译

《世界妇女史》(上卷)

[美]凯瑟琳·克莱 钱德里卡·保罗 克里斯蒂娜·塞内卡尔/著 裔昭印 张凯/译

《世界妇女史》(下卷)

[美]帕梅拉·麦克维/著 洪庆明 康凯/译

《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

[法]雅克·勒高夫/著 徐家玲/译

《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美]杰罗姆·凯根/著 王加丰 宋严萍/译

《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

[英]阿尔弗雷德·E.齐默恩/著 龚萍 傅洁莹 阙怀未/译